154
42
34

通鑑紀事本末

17

通鑑紀事本末

第四冊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一五四
六函
五架
三五二
號
四二冊

霍光廢立

漢武帝後元元年、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忌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

明治九年購求

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二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
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爲
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
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
臥內牀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戊辰太子卽皇帝位帝姊
鄂邑公主共養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
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
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

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諱之明日詔增此郎
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昭帝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或說霍
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
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
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及諸呂道
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
元鳳元年冬十月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
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
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
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

三年春正月太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

與作與

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爲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輿不半日馳三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虖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

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糯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

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問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儗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頸

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哺時至定陶

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綵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舉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王至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生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

收屬吏以前酒大王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王到覇上大鴻臚郊迎騎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噬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王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九旒驅馳東西所爲詩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柰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茭覆之以問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

下人二字在有伐間

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

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

群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閤內教戲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

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闘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

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

長不復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賜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上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閉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

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日再省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柜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

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穫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曰、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竝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舉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闕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人為介、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

馬作狗

無定字

祿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己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己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

宣帝以下宜提行

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群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爲帝許氏爲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宣帝本始

下侯下有者字

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八人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遜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當爲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

生心倒

當作常

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當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大醫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入有上書生呂諸醫侍疾無狀者

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爲皇后舉駕侍從益盛賞賜縣絕矣、

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去病祀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家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嗣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御史大夫

魏相上封事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爲大將軍領尚書事、上思報大須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爲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爲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

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爲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

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

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三年、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爲皇太子、以丙吉爲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爲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卽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與監奴馮子都亂、而禹山亦竝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

會下有魏字

出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群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壻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戊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信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遂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衆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顯勇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等赦後有詔止勿捕山等守愈恐相謂曰

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

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會事發覺

下必作則

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爲列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

親作私

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鄗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光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隋類、孝宣亦少恩哉、

趙充國破羌

漢宣帝元康四年、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卽位、光祿大夫

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
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奏使不敬是
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
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
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
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
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令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
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
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
漢道充國以爲狼何誠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

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
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
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
神爵元年三月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
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
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
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
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
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
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
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遥度臣願馳至金

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

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拜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

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卑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虒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附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救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

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灋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皆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

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奏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擧竟不煩兵而下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覓沮敗羌金

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取中小羅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取中小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又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衆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又不解徭役不息恐生它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

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兵食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疹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开下有小开二字

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閒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乏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絶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徃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無饑字

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二年、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

叠羌人二字

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匈奴歸漢

漢昭帝始元二年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六年春二月壺衍鞮單于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

其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天漢元年蘇武使匈奴事見伐）

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酈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酈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入民屯酈脫、

二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犇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初目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

一作二

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徼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燧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兵攻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宣帝本始二年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二作三

三年春正月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敺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二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駞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

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叛攻盜不能理其
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竝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
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地節二年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
單于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
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爲邊寇
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
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白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
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
徼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是
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將
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
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
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嘑
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颺脫戰所
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三年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
爲質軍宿焉著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軍師王更立
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
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郭吉與校尉司馬憙將免
刑罪人田渠犁積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

穀作得

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塊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

菜作萊

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百姓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

無計字

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奚下有鹿字

神爵二年九月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爲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爲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朐鞮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

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撣、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欲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爲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握衍朐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

三年、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爲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四年、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

無衆字

秋下有七二字

韓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夕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五鳳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奧鞬王與烏籍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犂單于、烏籍都尉亦自立爲烏籍單于、屠耆單于使都隆奇擊烏籍烏籍單于、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幷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闕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

闕作闖

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犇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二年秋八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戮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單于少子右谷蠡王姑夕樓頭王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降漢、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

三年六月、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亡冤減戍卒什二、夏四月匈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

支下有都字

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單于庭、

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鬬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誅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

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賜之不德不能弘覆宜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絶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曷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君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爲陳道上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劒佩刀弓一張矢四發

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穀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三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禄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

形作容

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四年冬十月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

去作至

無秋九月三字

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就屠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五年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

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爲郅支單于、鄉化未
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
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
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
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
以致耻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
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
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
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
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

以作而

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
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
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
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
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
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畜産去、
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
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父之單于
竟北歸、庭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建昭三年、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比地廿延壽副校尉山

無匈奴二字

上謀作略

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共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父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竪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

背作皆

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闗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背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乘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

以作人

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以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闗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闗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鉤楯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上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新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

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竝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爲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五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得用倒寒作平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下其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繕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寒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上以作無令字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單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逢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

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白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啓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

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濂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今匈奴至今安寧主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

以作已

具作出

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以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爲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灋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

以作倚

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以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

宴作燕

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灋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

皆作且

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灋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

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兒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三子長曰且莫車次曰且麋皆長於且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皐次曰且麋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鬬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皐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皐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

雕陶莫皐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

四年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矯制擅興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較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

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賜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聲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爵爲士伍

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皇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與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比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

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厮德汎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謀之萌、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元延元年、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

綏和元年、秋八月、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以弟樂爲左賢王、興爲右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鶩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曉其

照作典
無本字

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穽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哀帝建平四年秋八月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

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犇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尉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嫜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

無貴歲以大萬計者七字

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雖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戮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貴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自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邊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嘉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甚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

接下有之字

恭顯用事

漢宣帝黃龍元年三月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癸巳太子卽皇帝位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爲平恩侯

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克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亦與

怨恨、更求入許史椎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楊言曰、我兒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堪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埶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

騎中郎仅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尚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譴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繩得其免冠謝

無而字

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
復忌憚者也、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
三年、上復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
事中、大見信任、求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
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
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
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
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竝進
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竝進章交公車

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
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
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
治亂之機未知執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
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
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
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
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
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
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

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讕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

得下有者字
特立剛直互位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

位下有者字

戚在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灋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

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紲、若其誣罔、則堪猛何幸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今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爲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僞、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爲城旦、「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党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建昭二年、六月、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

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灋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僕射牋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爲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蝗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

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也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顯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文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瀍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瀍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謀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瀍曰道人始去

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臣前自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

唯作顧

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多從王求金錢欲爲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爲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爲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爲信驗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爲庶人

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爲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

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內自知擅權
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乃時歸
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
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
開門入後果有上書言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
以其書示顯顯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
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
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
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
賂遺訾二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
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
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
或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
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
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
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
眞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
眞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眞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眞然
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眞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眞然後信之
物必核其眞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眞然後修之故衆正積

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竟寧元年、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幄帷、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逡請間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大怒、罷逡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　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埶、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

不忠之罪而及楊者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卿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乙作己

此下有者字

成帝淫荒

元帝竟寧元年六月乙未成帝卽皇帝位秋七月丞相衡上疏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成帝建始二年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

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皆以爲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爲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

蒙恩以太牢祠、今當舉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濛、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濛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濛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文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爲右、無則列妾使有濛焉、

鴻嘉元年二月、上始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生放、放爲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二年、春、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

無大衆聚會飛集於庭八字

萬衆雖雖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大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竇閻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讒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讒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漢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三年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倢伃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宮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賞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嘗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倢伃貴

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
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曁言及主上久十一月甲寅許后
廢處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親屬歸故郡考問班倢伃
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
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
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奢
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末始元年春正月上欲立趙倢伃爲皇后皇太后嫌其所
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
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倢伃父臨爲
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
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
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
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
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
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
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
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
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群
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
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
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校

繫輔倒

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 夏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

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爲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灋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二年、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廢先帝灋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

陛上有今字

日作月

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黽勉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

肯作能

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灋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荅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

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虖、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廷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旦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從者支屬、並乘權埶爲暴虐、請免放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群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

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茂圃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竝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前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媟黷燕飲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朝覲瀾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知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比年郡國怨離而上不知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救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當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

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十二月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爲光祿大夫班伯爲水衡都尉

無者字

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傳絝韈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

權作朝

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權、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河決之患

漢元帝永光五年、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昌下有二卿二字

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宜刪夏四月三字改補秋字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

入作及

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木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疏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

二作三

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犍爲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以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二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

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埶、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無北字

綏和二年、九月、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九河今皆竇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

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灋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

培作倍

水怒、雖非聖人灋、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

嘗作常

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滯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沛國桓譚、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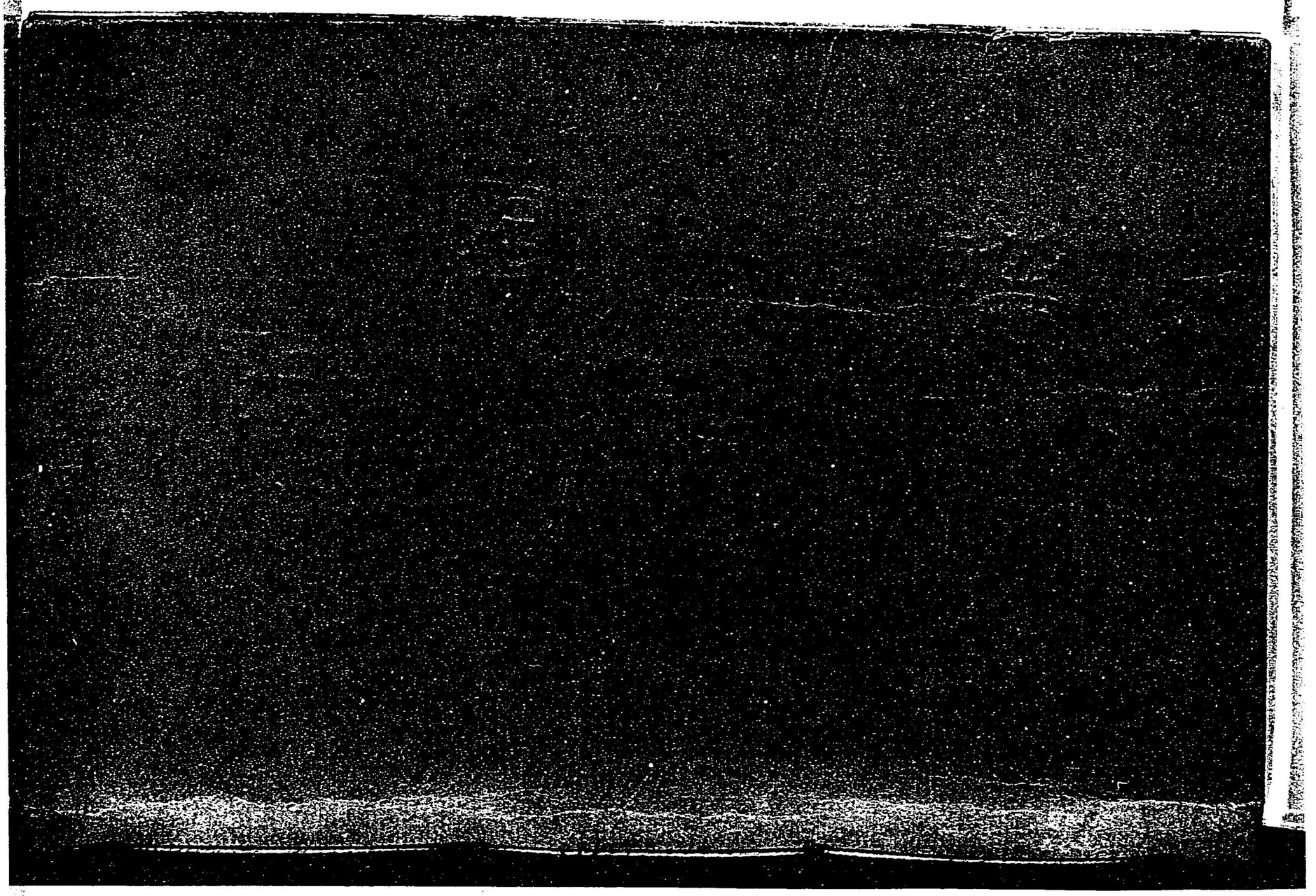
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宮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

明帝永平十一年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

復潰漏之患景雖節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

154
42
34